

青云 著

一 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247.58

I247.58

Q1

2

一 剑 三 凤

青云 著

(中)



ZL140019

南铁医图书馆
文艺书刊专用章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0387

十三

陆菱艳微微一笑说道：“晚辈适才想了半天，觉得这个法儿虽然笨得可以，但此时此地却不失为一条权宜之计……”

话锋微顿，妙目一扫众人，接道：“今夕无月，夜必黝黑难以远视，咱们或可利用如漆夜色摆脱他们也未……”

诸人神情一喜，尚未说话，“瞎丐”查信突然一笑，摇头接道：“此法虽然未尝不可一试，而且是咱们眼下唯一可行之法，但却未必能收到效果……”

诸人神情方自一怔，王寒梅已自秀眉双挑接道：“五师父净会泼人冷水，自己却闷坐一旁各自思忖良策。”

查仁蹙双眉微一点头，道：“梅丫头说的是，老五，你屡次总觉得人家的计划这里不好、那里不通，你自己倒是……”

话未说完，查信便自冷哼一声，道：“老大且莫为丫头帮腔，须知我瞎要饭的说它不一定有效，自有我的道理在。”

查仁道：“你各於思忖良策，却是在一旁专门挑剔别人的话儿，我却想不出艳丫头的法儿有什么值得挑剔难以收到效果之处。”

查信冷笑点头说道：“自然、自然，如果咱们眼下每个人都像你一般地偏在此时糊涂咱们这次在人家面前便算裁定啊！……”

其实诸人尽皆俊智之士，只是此时此地灵智蔽昏，方寸已乱罢啦。

闻言方自俱感脸上一热，查信已自冷冷一笑，又道：“老大，咱们虽然可以熄灭全船灯火乘着今夕黝黑色摆脱他们，但是你可曾想到，凡是船上必然藏有光能及远的照明灯之类？那批东西心机不在咱们之下，说不定早已将这些灯取出备用，如果是，咱们这艘船儿势难遁形，艳丫头的这条计儿，岂不是未必能将取到效果？”

查仁闻言将头连点，与众人一样的双眉蹙得更深，各自低头沉思，默然不语。

陆菱艳嘴边噙着一丝成竹在胸的微笑，目光一扫众人。

“五师伯的卓见的是高明，但咱们却不必为几句话儿这般颓丧，五师伯的顾虑，我早已想到了……”陆菱艳意犹未尽的说。

但话声至此，却故意攸然住口，娇靥堆笑，一双妙目跟着盯在船舱两壁那些幅字画上，霎也不霎，似在欣赏。

诸人自然听得出她那智珠在握的话意，不由齐齐抬头，数十道诧中带喜的冷电目光齐齐射过去。

入目陆菱艳神色，却又不由俱感一怔，心以为她是在思忖适当辞句，只得强忍一腔焦急一时也未敢加以打扰。

那知等了半天，陆菱艳神情依然如前，不要说说话了，连

那两片鲜红樱唇也未翕动一下。

王寒梅首先忍耐不住，轻蹙双眉，方自低呼一声：“艳妹妹……”

诸人顿悟她是故意放刁，查仁方自佯怒一声：“艳丫头”

陆菱艳噗哧一声银铃娇笑，妙目一瞟众人转向查仁带笑挑眉说道：“大师伯，您老人家可不能埋怨艳儿故意放刁，我都让五师伯给说寒心啦。”

查仁闻言一怔，随即恍悟地笑骂道：“鬼丫头，真是好机灵的一张小嘴，你要饭师伯听你的就是……”

微微一笑，转向查信，道：“老王，这回你可不许再行泼人冷水，否则这办法你来想。”

查信心知自己这位宝贝师侄为使坏，故意先让老大急赌住自己的嘴，此时他心中也自暗暗地急于一听陆菱艳的法儿到底如何，故而闻言毫不迟疑的点头说道：“好、好、好，鬼丫头算你厉害，我不插嘴就是，不过如果法儿失灵你可别怪你瞎师伯闷坐不响。”

说完，拿起牙箸尽管吃喝起来，竟真的一语不发。

查仁见状哑然一笑转顾陆菱艳道：“丫头，你这条计儿已经行不通了，且说说那条吧。”

陆菱艳得意地妙目一瞟查信道：“大师伯，你老人家可能担保我五师伯不插嘴？”

查仁略一颌首道：“这个自然，你大师伯令谕已出，谅他不敢违抗。”

查信轻哼一声，端起一杯美酒一仰而干。

陆菱艳心中一动，故意娇靥一整地道：“设若五师伯不遵令谕呢？”

查仁一怔说道：“丫头你敢是真的被你五师伯说寒心了？我深知你五师伯性情，他向来说一不二。

陆菱艳仍似未能放心地微一摇头说道：“常言说得好，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万一我五师伯忘了你老人家令谕呢？”

“忘了”而不是“违抗”。

查仁双眉一挑，尚未说话，查信突然笑骂说道：“丫头，你瞎师伯对你这很能将死人说得复活的小嘴儿，已经表示臣服，你不要得理不让人，须知……”

陆菱艳攸地扬起一阵格格娇笑，道：“大师伯，看，五师伯又插嘴了，似这般违抗大师伯令谕，大师伯将……”

至此攸然住口，一双妙目却紧紧盯住查仁静待答复。

查仁，查信至此方恍然大悟二人俱已落入圈套，查信攸然住口，运箸如飞，连忙偏过头吃喝，查仁却是一时啼笑皆非颇显窘地怔坐当场，一时不知如何作答才好。

诸人见状不由暗暗窃笑不已。

舱外狄一风说道：“稟庄主，那艘船儿已经逼近六十丈内。”

诸人闻言不由一震，查仁冷哼一声道：“魔崽子们果然机灵，他们也深恐咱们趁黑夜将他们摆脱呢！”

话声方落，攸觉舱外奇光一闪，紧接着舱门外狄一风惊怒说道：“稟庄主，那支船儿上已经架起两盏光度极强的照明灯啦。”

狄仁杰沉声说道：“知道了，注意情况。”

随即将两道探寻目光向查仁望去。

查仁冷哼一声，轩眉狠声说道：“好兔崽子果然不出老王所料……”

查信突然怪笑一声说道：“如何？你能怪我瞎子尽是泼人冷水？”

王寒梅攸地站起娇躯，向外便走。

“回来”！查仁一声轻喝，说道：“丫头，你要做什么？”

王寒梅站住身形，头也不回也冷哼说道：“梅儿要以囊中这些……”

查仁扬眉一笑接道：“丫头懵懂，来船距咱们仍在五十丈开外，凭你那腕力，能将那两盏灯儿打碎么？不要说你，即连我们五个老不死的也不敢出此大言，你怎不想想他们为何此时不将船驶近？即或你的腕力能将囊中那些玩意掷向来船，即已成强弩之末，无济于事，再则那些兔崽子们也断不会如此轻易地就让你将那无珠双目的灯击碎。”

王寒梅不答查仁说话，攸地转过娇躯向着陆菱艳应答说道：“艳妹请速将法儿说出，姐姐我可等不及了。”

陆菱艳向着王寒梅微微一笑，转向狄仁杰说道：“烦请老人家传谕下去，船外之人不必惊慌浮躁，只须趁此黑夜将此船忽左忽右地加速行驶即可。”

狄仁杰虽然甚表不解，但到底还是依话传谕出去。

诸人满怀不解地方自互一相觑，查信已自蹙眉诧声说道：“艳丫头，你这是何意，如此这般的便想摆脱他们？”

陆菱艳淡淡一笑，沉默不语。

查信未闻答复一双眉一轩，又道：“艳丫头，你听到了瞎要饭的话儿了么？”

.....

“丫头，你聋了不成。”

“疯丐”查义突然说道：“老五，你鬼叫什么！闭上你一张嘴，闲事休管，只要咱们能摆脱那批疯崽子就行了，且莫冷落了面前的美酒佳肴……”

端起一杯美酒，一仰而干，看了陆菱艳一眼，一抹嘴，自言自语地接道：“这鬼丫头大概是从那儿学来障眼法儿啦！疯要饭的就不信这样便能摆脱那批素性狡猾的兔崽子们。”

“疯丐”满怀不解的顾盼间，一双眼神突然触到陆菱艳两道满含自信的清澈目光，不由脱口说道：“我疯要饭的虽然此时不知道这丫头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却深信咱们必能摆脱那批兔崽子们。”

查仁闻言顺查礼目光望去。

查义闻言一怔，尚未说话，查仁已自一笑说笑：“我与老三意见相同，也深信我们必能摆脱他们。”

查义猛呷一口美酒，咧嘴一笑，说道：“也许你们慧眼独具，疯要饭的肉眼凡胎，看不出所以然来，要信你们只管信，我疯要饭的吃喝要紧。”

说完，迳自埋头吃喝，一言不发。

陆菱艳对这两方意见一直恍惚未闻，此际却突然转向狄仁杰一笑说道：“狄伯伯，设若彼此两支船儿均全速行驶，咱

们可能较来船为快？”

狄仁杰不明就理一怔说道：“不敢当！来船单桅，本船双桅，速度上较对方为快，不过，来船不知载重如何，本班却因人马众多对速度不无影响，要快也快不了多少。”

陆菱艳展颜一笑说道：“晚辈不敢有太多要求，只要一夜之间能将他们抛后得看不见本船即可。”

狄仁杰又是一怔，笑道：“抛后太多老朽不敢说，这一点却是绝无问题。”

陆菱艳颌首说道：“那就好”。

目光一扫众人，又道：“现在请各位随我出舱，一同欣赏这人生难得几回见的海上夜景。”

说完，迳自轻迈莲步向舱外船头走去。

诸人入耳此言，虽然不知她弄得什么玄虚，但此时均已心知她必有道理，互一相觑，不由纷纷站起跟她身后走去，只有“跛丐”查知，“瞎丐”查信、“疯丐”查义寂坐不动。

“疯丐”查义突然大笑一声，说道：“正好，你们赶快出去，这佳肴美酒我疯要饭的乐得一人独享，乐得大快朵颐。

查信、查智同声冷冷说道：“老二先别空自欢喜，还有我们二人在此分享呢！”

陆菱艳方至舱门，闻言攸然住足，转回娇躯一笑说道：“三位师伯高兴得太快了，全船舱内外灯即刻之后就要全部熄灭，恐怕黑暗中不便……”

话未说完，查义便即怪叫说道：“鬼丫头，你敢。”

“怎么不敢？”陆菱艳一笑说道：“艳儿已奉大师伯令谕，

即连四位师伯此时也得听命于我呢！”

查义一怔说道：“胡说，你大师伯何时……”

查仁突然怒声说道：“就是此时，怎么？嫌晚么？”

查义又是一怔，嘿嘿陪笑说道：“不晚、不晚，一点也不晚，正是时候，嘿嘿。”

内心里却不由暗暗骂道：“且容你们一老一小搞鬼，稍时若是法儿不灵，看我疯要饭的不整你们俩才怪……”

面色一庄，煞有其事地霍然站起身形，又道：“疯叫化子查义听候丫……姑娘令谕。”

陆菱艳入目这位滑稽的二师伯疯态，强忍笑意，一整娇靥，妖娇说道：“二、四、五三位师伯听令，即刻出舱欣赏夜景，不得有误。……”

一挥手，怪手说道：“此时此地如此这般的欣赏海景，疯叫化毕生首逢，老四、老五，咱们走啊。”

依然不舍地干了一杯美酒，一手锡壶，一手鸡腿，大踏步向舱门走去。

查智、查信，满怀不愿地各自轻哼一声，站起跟后而去。

陆菱艳若非柔荑掩得快，一声银铃娇笑险些出口，随即一声轻喝：“且慢。”

“怎么？疯要饭的走的太快了怎？”查义一怔驻足，诧声说道。

“不快不慢恰到好处！”陆菱艳道：“此时欣赏海景，非比寻常，况且今夕无月，更不必举杯相邀，二师伯且将手中之物放回原处。”

查义又是一怔，脸色一沉，随即怪笑一声挑眉说道：“怎么你雅人不懂雅事，丫头，疯要饭的手中酒菜当真不准带出？”

陆菱艳心中暗暗一紧，硬着头皮点头说道：“不错！错过今夕，二师伯但请放量。”

“丫头！”查义哈哈一笑，说道：“你当我真的不知道吗？疯要饭的人疯心不疯，丫头，你公报私仇，想借此出出胸中那口被人不信的怨气可对？丫头，你二师伯终日打雁，若是让你这支小雁儿啄了眼睛，那我还混什么？不准携出没有关系，我疯要饭的在此先喝个净光，这总行了吧？”

一仰首，一壶美酒一口气饮干，一阵狂啃一根鸡腿倾刻净光，双手微抬，鸡骨，锡壶，轻飘飘地四平八稳地飞回桌上，一点声息也无。

举起破袖，一抹嘴，一拍大腹，咧嘴一笑说道：“丫头，你疯师伯将美酒佳肴装在此处带出舱，你该不会反对吧，哈！哈！……”

一声怪笑，身形一闪，一阵风般已自人隙中掠出舱外，笑声直透夜空，历久不散。

诸人互视一笑，鱼贯走出舱门。

此际海空相连，一片黝黑，碧绿海水此际茫茫乌黑一片，天空中群星闪烁，除了这时船上尚未熄灭的灯火以及后船射来的两道极强的灯光外，别的再也看不到一点光亮。

即连位列一代仙侠的五老丐运足目力，极目眺望，也仅能看出六七十丈，再远便一片黑暗，茫然不见。

其实，这还是因为船后两道极强的灯光所致，否则五老

丐再好目力也只能二十丈以内视物。

众人略一眺望，“疯丐”查义便自怨声载道的说道：“放着一大桌佳肴美酒不让疯要饭的尽情享受，却跑到舱外欣赏什么狗屁海景，如今一片黝黑，什么也看不见，鬼丫头，你到底搞得什么鬼？”

陆菱艳尚未说话，“瘦丐”查礼便自一笑指着后船说道：“老二你埋怨怎的？亏你长着一双眼睛，你难道未看到兔崽子们大发孝心，让咱们瞧着么？”

查义冷哼一声说道：“这有什么好看的？明月无明月，美酒无美酒，却让我疯要饭的停立船头，看着星斗喝海风，我……”

查仁突然笑骂道：“老二你当真一辈子也去不掉你那付馋像？难道这伫立船头喝海风的仅只你一个人么？”

查义怨声说道：“你老大不馋，拼命叫我跟老四，老五出舱，还不是担心桌上酒菜被我三人扫个净光？况且你们站立船头喝海风是你们自愿的，怨不得别人。”

查仁笑道：“你若不愿在此，大可回到舱中去煞馋。”

查义嘿嘿一笑道：“你当我不好意思去么？”我疯要饭的向来不知难为情为何物……”

一挥手，接道：“老四，老五！咱们走。”

跛丐查智一笑说道：“要去你自己去，这个人我们俩丢不起。”

查义一怔，哇哇怪叫道：“好呀！你们俩人敢情是吃了孟婆汤了，你二哥一番好心替咱们三人争来一顿酒菜，如今你

们俩人竟然打肿脸充胖子了！真是可恶。”

话锋微顿，随又一笑说道：“嘿，我怎么这么傻，你们不去我更好独享，没有你们我照样吃得！各位，待会见啦。”

话完，喜笑连声地向舱内大步走去。

查仁见状方要张口，陆菱艳向着查仁暗一摇头，转向狄仁杰一笑，说道：“狄伯伯，请你下令，即刻将全船灯火熄灭。”

狄仁杰闻言顿感为难，急忙向查仁投过一瞥探寻目光，希望这位位列五老丐之首的风尘异人能说上句话儿。

查仁微微一笑，轩眉轻喝道：“老贤侄尽管有事我替你担当。”

狄仁杰暗暗一笑，转首喝道：“一风，即刻熄去全船灯火，全速前进。”

话声甫落，诸人攸觉眼前一暗，全船灯火刹那熄去。

查义方抵舱门，攸然转身，双眉一挑，方待说话，突然触及查仁一双冷电般薄怒目光，心中一凛，攸又将话吞回，嘿嘿一笑，向陆菱艳说道：“鬼丫头，今夕算你厉害，且让你得意一时，来日方长，你总有求着你二师伯的一天，到那时，嘿嘿！莫怪你二师伯袖手一旁，不闻不问。”

陆菱艳玲珑心窍，冰雪聪明，焉有不知疯师伯所指？攸感娇面一热，脑中百转，暗忖自己果然得罪这位二师伯不得，妙目一转，娇声说道：“二师伯您老人家且莫生气，艳儿就是天胆也不敢得罪您老人家，况且日后央求二师伯的地方还多呢！艳儿此举只不过欲摆脱他们，熄灭在所必然，否则让他们窥见灯光跟来，咱们势必功亏一篑，再说，黑黝黝的闷坐

舱中太以无聊，外来看看艳儿这笨办法岂不更好？”

查义闻言笑骂道：“鬼丫头你何不早说？若是你这办法真能摆脱他们，二师伯这顿酒菜牺牲得倒还值得，若是……”

狄仁杰突然一笑接道：“老前辈，不，二师伯，如果艳姑娘这法儿不灵，晚辈甘愿加倍请二师伯吃喝一顿如何？”

查义道：“老娃儿，君子一言。”

狄仁杰随声应道：“快马一鞭。”

查义入耳此言，心中一喜，方待要笑，攸又喃喃说道：“一夜功夫转瞬而已，似这般仅是熄灭灯火，加倍航行，若是在这一夜间无法将他们抛出视线以外，那疯要饭的这顿酒饭岂不成了画饼？”

一顿，又道：“不过话又说回来啦，疯要饭的到不希望这顿酒菜到口，宁愿……”

查仁一笑说道：“老二放心，冲着你这句话儿，不论艳丫头这条法儿灵与不灵，我担保你有顿吃喝好啦。”

查义喜道：“老大，你这句话但愿不是说着玩的。”

查仁道：“你最好相信，否则是你自找烦恼。”

“好，好！信，信！其实，不信又如何？”

嘿嘿一笑，大步走回。

诸人闻言见状，不由又是一阵暗笑。

陆菱艳突然说道：“狄伯伯，咱们此刻可是偏西北行驶？”

狄仁杰点着说道：“不错，正是偏西北方。”

陆菱艳道：“请狄伯伯传谕维持这个方向继续行驶，不必忽左忽右。”

狄仁杰虽然一时难以了然她用意何在，但此时他心中却莫名其妙的对陆菱艳产生一种敬服之心，闻言毫不迟疑，照样传偷。

陆菱艳妙目略一环顾，举手理了理云鬓。

“此际咱们还可高声谈笑，再过盞茶功夫便要將话声压低了，不过最好还是尽可能的使本船不出一丝声息。”陆菱艳说。

诸人尚未说话，查义便自诧声说道：“丫头你又要搞什么鬼？”

陆菱艳淡淡一笑，说道：“天机不可泄露，此际恕艳儿暂时保密，稍时自会揭晓。”

诸人闻言，情知此刻要问也问不出所以然来，不如干脆耐心等待，反正稍时自会揭晓，到那时自能一目了然。

海上周围一片黝黑，如今但见后船射来的两道极强的灯光外，别的再无一丝光亮。

黝黑夜色中一片寂静，间或地传来一阵阵海浪冲击船板的哗哗声。

诸人闭口默然伫立船头静待事态变化。

奇怪的却是后船自始至终未闻一丝人声。

盞茶不到，诸人渐觉出后船射过两道奇强的灯火，竟是越来越弱。

而且海上周围也不似先前那等光亮的可以远视。

又是片刻过去，诸人更觉得除了自己这支船外，四周难以看出十丈。

陆菱艳娇面喜容渐浓。

诸人数十道目光满含诧异神色，齐齐疑注陆菱艳娇面。

夜空中原本清晰可见的闪烁星光，此际竟也渐渐难见。

“雾！”不知是谁，突然一声轻呼。

诸人顿时恍然大悟一齐如吃了颗定心丸般，心知陆菱艳这一着必能摆脱后船无疑。

“哎呀”，查义首先一声怪叫，“啪”地一声伸出蒲扇般巴掌在自己乱发如猬的头上拍了一掌，

狠声说道：“我疯要饭的怎么这么笨，怎没想到。……”

“二师伯，噤声！”陆菱艳突然一声轻呼。

查义攸然住口，却大步走到陆菱艳面前，轻声说道：“艳丫头，你这一着已使二师伯口服心服，这顿酒菜牺牲的太以值得。”

陆菱艳只是妙目眨了一眨，淡淡一笑。

其实何止是疯丐一人叹服，其它四位仙侠，仲孙玉、齐振天、狄仁杰兄弟，仲孙双成无一不是心喜之余，暗暗心折，更是惭愧。

这种法儿本不足为奇，但是单单陆菱艳想到，却不得不使人叹服。

诸人伫立船头，向船后一看，但见后船两道灯光由于海雾遮蔽，已变成两个迷濛光圈，空自发亮，却无法及远，当然无法瞧见这艘船儿。

狄仁杰脱口说道：“艳姑娘智慧过人，老朽自叹难望项背，看来我这“小诸葛”名号要拱手让贤啦。”

仲孙玉一笑说道：“狄老弟不必过于自谦，诸葛卧龙想必

今日遇着水镜！……”

突然一个冰冷阴侧话声由船后数十丈黑暗中传来：“查仁，你们五个老不死的可在那支船么？”

话声入耳，五老丐方自心神微震，神色一变。

仲孙玉齐振天已自脱口轻呼：“四邪之三，秃鹰西门豹。”

仲孙双成诸女年幼识浅，狄仁杰兄弟也是仅闻四邪之名，却未见过四邪之面！闻言攸感心头一震。

尤其仲孙双成诸女，乍闻心上人大仇近在咫尺，却不能奋起为心上人一雪师门之恨，心神一震之后不由攸生一股惊怒，娇面刹时堆起寒霜将仇火欲喷的目光齐向船后射去，直欲穿透重雾。

王寒梅秀目双挑，方待出言相叱。

查仁已自哈哈一笑，轩眉说道：“我老要饭的以为是那个兔崽子有这胆量放船直追，原来是名震八表的四邪驾到，这就难怪了，老秃子！别来无恙你还没死吗？另外三个老鬼可在？”

这句话儿尖损已极，诸人方自怪怪一乐，遥空传来一声冷哼，冰冷阴侧话声又起：“查老鬼尖损刻薄不减当年，昔年黄山一别，至今已数易寒暑，故人健在可喜可贺，查化子何必玩嘴皮子功夫，容西门豹过船，一叙别后如何？”

查仁冷冷一笑，道：“多谢垂顾，老要饭的如今康健如昔，老秃子不必在老要饭的面前耍花枪，我问你的话儿，你尚未回答我呢。”

“什么话儿？”